

乌克兰战争 国际 深度

## 麦当劳、Zara和现代汽车决定制裁后，俄罗斯本地普通员工的未来

“我们有很多人并不想要有任何改变，要么他们没有被人锤过，要么在他们身边一切都还照旧，所以就有一种想象中的稳定。”



2022年4月28日，俄罗斯圣彼得堡，市中心出现一件装置艺术，用撤出俄罗斯的西方企业名字砌出“Zamestim”字样，意思是“我们将取而代之”。摄：Dmitri Lovetsky/AP/达志影像

特约撰稿人 Anna Vorobyeva 发自圣彼得堡 翻译 纳杰日达 | 2022-09-16

【编者按】本文由端传媒与俄罗斯独立视频媒体ROMB合作完成。

2022年4月，圣彼得堡中央区小柯纽申步行街上出现了一处彩色装置招牌，一度引起网民热议，装置用八个已经退出俄罗斯市场的外国品牌中摘取的字母，拼成了一个词“Zamestim”。这是用拉丁字母转写后的俄语词“代替”的第一人称复数变位形式，意思是：“我们将取而代之”。在大批外国企业宣布退出之际，俄罗斯的各个领域都在寻求进口替代，这个词也因此成为舆论关键词。装置引起不小反弹和讽刺，几天后就被圣彼得堡市政厅拆除，但外国企业离开俄罗斯的浪潮，直到今天还在继续。

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，约有1200间外国企业全部或部分退出了俄罗斯市场。据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（HSE University）统计，进口份额占俄罗斯消费市场的75%，进口替代在汽车零件（占进口比重的98.8%）和服装（占86.1%）产业非常不足。在食肆和快餐方面，西方加盟店也胜出——2019年，麦当劳连锁店当时有650间连锁店的每月客流量超过150万人；相比之下，快餐店Stradogs在全国有1222间分店，每月总客流量约为100万。在某些领域，俄罗斯是领先的，国产的Lada Vesta仍是俄罗斯最畅销的轿车。但在俄罗斯，超过一半的私家车是休闲越野车，而2022年1至6月最受欢迎的休闲越野车是韩国的Hyundai Creta。

据BBC俄罗斯频道，对俄罗斯人来说，最切实的影响将是消费领域品牌的退出。其实，退出俄罗斯对这些品牌造成的损失并不多，来自俄罗斯市场的收入不超过大多数品牌总收入的10%。从俄罗斯撤出资产的公司的资本总额减少了不到1%，而那些继续以特别军事行动前的规模在俄罗斯市场工作的公司，它们的资本总额则减少了11.5%。

在圣彼得堡，我们采访了曾给麦当劳工作的Toma、在ZARA工作的Alexander和在现代集团工作的Nikolai，试著了解这些为外国企业工作的普通俄罗斯人是谁，外国业务和俄罗斯本地业务有甚么不同，以及为甚么这些雇员并不相信“Zamestim”（俄罗斯本土品牌可以替代西方品牌）的概念。

## Toma，19岁，麦当劳（2022年6月12日开始改名为“Delicious&Dot”）员工

作为一个“女农民”，她目前对一切都还很满意——“起码他们没拿棍子打我”，而是支付了薪水，还允许她“自由地”活着。

在Delicious&Dot（Vkusno i Tochka）开始工作的第一天，19岁的Toma在大厅遇到了一群在给人脸上画画的志愿者，她对志愿者说：“给我画一个字母‘M’吧。”

“M”当然是麦当劳的标志，Delicious&Dot则是买下麦当劳在俄罗斯门店的新连锁品牌。Toma觉得，提一提麦当劳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“为什么要否认我们是拿了外来的概念？我们买了这个企业（品牌），干得漂亮，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它。”

可是，脸上画了“M”的Toma很快被告知：“擦掉它，这样不好。”

“去你们的，你们这些人！（麦当劳）是让我敞开了自己的地方，这里改变了我，向我展示了很多机会。也许这些话听起来很滑稽，但我真的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许多机会。”想起那一刻，年轻的Toma有些生气。

麦当劳解释，退出俄罗斯不再利于其进一步的发展，而且与企业的价值观不一致。这个决定造成的损失估计达12至14亿美金。麦当劳在俄罗斯已经经营了32年，并在发展当地农业和制造业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，还往俄罗斯派遣了农艺学家、牲畜专家和面包师。出售时，麦当劳在俄罗斯已经拥有850家餐厅和6.2万名员工。

如今，这些餐厅和员工被一家新公司买下，并透过一个新品牌恢复营业。麦记改头换面，成了“Delicious & Dot”，新拥有者叫做Alexander Govor，他计划每周重新开张50到80家经过翻修的门店。Govor自2015年起就在西伯利亚多个城市以特许经营形式经营过25家麦当劳，今年6月10日，他的Club-Hotel公司成为麦当劳在俄罗斯资产的所有者。在退出市场之前，麦当劳在俄罗斯共有133家特许经营门店，Govor是其在西伯利亚地区主要的承包商，但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，直到2021年他旗下的麦当劳连锁经营门店仍处于整体亏损状态。







2022年6月17日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，快餐店麦当劳撤出后取而代之的“Delicious&Dot”的员工在店内工作。摄：Vlad Karkov/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Toma曾在麦当劳工作了一年半，直到2022年5月，麦当劳关门。

她说：“我喜欢这样跑来跑去地卸东西，喜欢在工作中燃烧生命。”这不是她第一份工作，14岁时，她就进入就业中心，因为她“想自力更生”去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和手机。主要是，留在家里也很无聊，她说：“我很内向，总会封闭自己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但是我们要去哪里玩呢，总要去某个地方……去哪里，为什么？只是出去走走吗？我想出去（工作），这样至少可以有钱。”

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和其他少年一起在圣彼得堡的公园里除草。Toma说，工资很低，而且几乎是军队作风——如果老板注意到少年们在聊天，他就会走过来说：“你们在说甚么？快去快去把杂草拔了。”路人会问他们，是不是在做惩罚性的社区劳动。相较而言，麦当劳采用的则是平行结构，所有员工都用“你”来称呼对方，而且工资大致相同。Toma说，这是她喜欢这家公司的原因之一。

“我好像发现自己身处在另一个星球上。我不敢相信它会这么友好，这么愉快。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来自那里——嗯，我以前都没有朋友。我们一起庆祝假期、生日。我们因为工作觉得愉快，可以尽情地吃面包卷，可以甚么都做，我们有时间做任何事，没什么会打扰我们。”Toma说。

麦当劳在食品质素和时间上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。Toma在食品质素上从来都没有出错，但速度就有些问题。“我工作得很慢，我们有一个梗：‘Toma，劳驾动手吧！’但是用一种友好、开玩笑的方式。当我们处理大量涌入的订单时，当整个屏幕都是订单时，经理们会对我们大喊：‘厨师们，做得好！’这让你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。”

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尊重是麦当劳的核心价值之一。麦当劳有一份规范餐厅员工关系的文件——禁止所有的侵犯、威胁和骚扰行为，并要求每间餐厅每年都要进行员工意见调查，再根据调查结果制定行动计划。Delicious&Dot的网站上暂时还没有类似的资讯，只在“我们的保证”部分描述了雇佣的细节，但没有关于团队中非暴力沟通原则的资讯。

作为资本主义的产品，Toma认为，麦当劳的资源分配方式其实是很共产主义，“每个人都是正负相等的。一个工长，如果他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，他的工资还会比普通工人低。当你从工长升到经理，你的时薪更高，但是奖金会被拿走；在加加减减之后每个人拿到的工资是一样的。”

比起她生活中任何所谓的“民主”，Toma更喜欢共产主义。她举了一个熟人的例子，那个人做房地产生意，赚了很多钱，她认为那个人是个天才。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，一个医院的普通护士只能获得微薄薪水，尽管她也许终生怀有医学梦，只是恰好没有商业天赋。这不公平。



19岁前麦当劳员工Toma，现职“Delicious&Dot”。图：ROMB Media

Toma说，她怀着一个“玫瑰色的梦想”：买房、挣钱然后支付贷款。但她说，她恐怕不能全力去承担起这个梦想——她还需要帮助她的父母。对她来说，最可怕的事是债务束缚，可以从中学历史课上看到鲜明而痛苦的历史参考。她认为，眼下我们和沙皇俄国时代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，当年的债契，正是今天的银行贷款。但她也表示，作为一个“女农民”，她目前对一切都还很满意——“起码他们没拿棍子打我”，而是支付了薪水，还允许她“自由地”活着。

Toma对政权相当忠诚，对街头抗议抱持著怀疑的态度，称制裁为“一场马戏团表演”，并认为外国企业离开俄罗斯是试图加入全球恐俄风潮。她表示，麦当劳肯定不会重返俄罗斯：“Delicious&Dot会想要出售它们重新搭建的新餐厅吗？”

其实，Delicious&Dot已经开始遇到供应商、顾客流和租金成本的问题。根据Superjob的一项调查，49%

的人拒绝前往翻新的餐厅。一些顾客以前会去麦当劳购买巨无霸和麦旋风，可这些配方是有申请专利的，这意味着Delicious & Dot不能使用原本的配方。至尊汉堡也一样，它被重新命名为“Big Special”，制作时没有了特制的酱料，因为酱料也是麦当劳的专利。

7月中旬，Delicious & Dot的薯条也出了问题，因为全球的生产商都拒绝向俄罗斯供应薯条，而俄罗斯缺乏合适的土豆品种和加工设施。俄罗斯农业部回应说在马铃薯进口上没有问题。据报道，薯条和乡村风马铃薯要到9月份才会重新出现在菜单上。业主已经提高了租金，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品牌无法吸引顾客。专家们预测，与麦当劳相比，Delicious & Dot的盈利和营业额都将会减少。

对于Toma来说，她还是“希望相信公司的发展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当然是稳定。要有足够的产品和足够的包装。我们需要做一些新的事情，但这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餐饮是一个有很多检查的系统。”

“我希望能公司在有发展和晋升。我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出来工作，并决定尽我所能努力工作，去达到所有的要求。我需要做我喜欢的事情——因为，毕竟随时可能会有一个核弹爆炸。”

## Alexander，24岁，Zara销售员

他必须对父母隐瞒自己参与抗议活动的事情，但在Zara，在“特别军事行动”开始以后，这甚至是非正式地被鼓励的。

Alexander今年24岁，和父母住在一起，他晚上上夜校，专业是公关，白天——直至2022年3月——就在Zara做收银员。“我一直都想穿得很酷——也许童年情结，那时候父母没有钱给我买漂亮的紧身牛仔裤，我只能有什么穿什么，”Alexander说，“当我长大自己挣钱后，我就开始把钱花在很酷的时尚衣服上。另外，购物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，我喜欢购物。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，因为我有很多心理问题，但我没那么多钱。”

直到最后一刻，他都不相信这间连锁企业会关门——就在Inditex集团（Zara、Zara Home、Bershka、Stradivarius、Pull and Bear、Massimo Dutti、Oysho等品牌的拥有者）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的前一天，他还向客户保证，Zara“一定会留下”。似乎像Inditex这样的巨头不能就这样离开俄罗斯市场，直到现在，Zara仍在继续向员工支付工资，并在俄罗斯的购物中心租用零售空间，但并没有讨论是否开放门市营业。

3月5日，Inditex集团宣布旗下502家商店暂时停止营运，其中有86家Zara。对该集团而言，俄罗斯市场很重要，相当于法国或西班牙，但也不是最大的市场。暂停业务造成利润损失估计是8.5%，集团拨出了



2.16亿欧元来补偿其支出。但是，2022年第一季度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整个Inditex的整体利润反而增长了36%。倒是俄罗斯的业主们，因为Inditex的离开而遭受很大的损失，例如Crocus Group的购物中心，失去了20-30%的人流量，主要就是由包括Zara在内的品牌流失导致。

还没有撤走的的品牌和俄罗斯本土公司无法满足需求，因为即使是在俄罗斯缝制的服装也有大量的进口部件。俄罗斯的制造商使用进口的布料和配件，以及使用外国设备，譬如俄罗斯服装品牌Baon的生产中，就有50%的配件都是进口的。而俄罗斯的生产商还未准备好去占领空出来的零售空间——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。这些品牌的受欢迎程度低于Zara，很多买家会选择在国外购买Zara再运回俄罗斯。



2022年5月31日，俄罗斯圣彼得堡，市民走过一家已经关闭撤出俄罗斯的Zara服装店。摄：Dmitri Lovetsky/AP/达志影像

“没有像Zara这样的商店。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得到这样的东西。”Alexander说，“（Zara的）一切都那么鲜艳、奢侈和有格调。我记得，我第一件夹克就是在Zara的APP上买的，那是一件带有反光条纹的亮橙色夹克。当人们看到我穿著它时，每个人都会问‘你是从管理员还是道路工人那里偷来的？’嗨，那太酷了。”

Alexander说，他喜欢在收银台工作，因为这是一份能与人交流的工作。童年时的他很孤独，很少花时间

和朋友在一起，还会时不时地感到忧郁，这是源于由幼儿园就开始的欺凌。一群男孩打他，还打破了他的眼镜。在他的校园生活中，欺凌继续发生，当Alexander读到六年级后，他和父母搬到了另一个社区，在新的地方，全面的欺凌开始了：“任何愿意的人都可以侮辱我，有些人殴打我，有些人欺凌我，我不止从我的同学身上感受到敌意，也从我的老师身上感受到敌意。”

但在Zara，他感到特别的舒适——首先，他可以和其他学生同伴一起消磨时光，其次，这个集体对于政治和“特别军事行动”有着大致相似的立场。Alexander是一名活动家，过去五年里经常参加游行，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政治新闻。他在Telegram上使用的头像之一是一段集会上的视频，警车灯光在他脸上闪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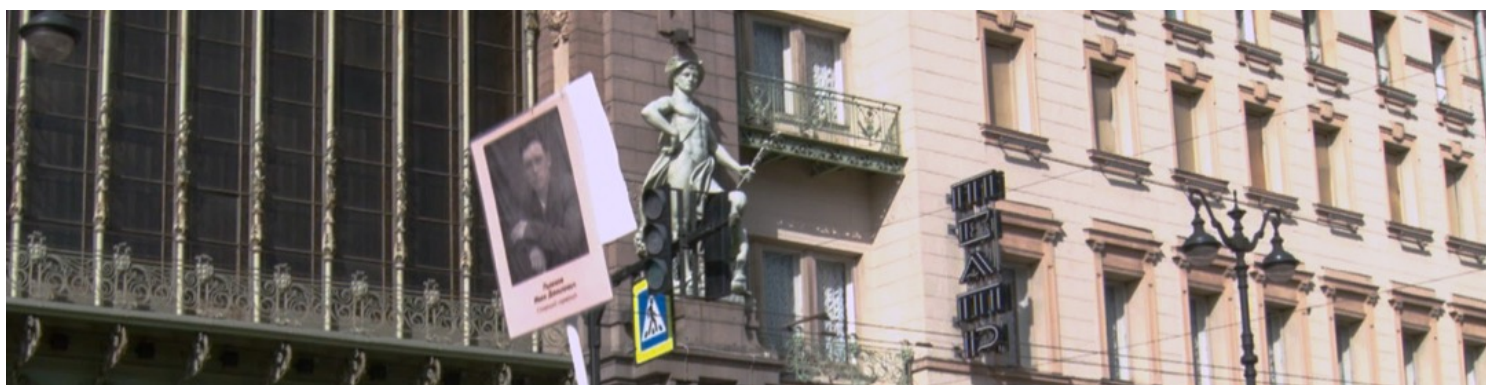
Alexander说，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持反对派立场：“我通过第一频道看新闻，每天都是同样的东西——那些卑鄙的乌克兰人在偷我们的天然气。我于是想‘你会为他们遗憾吗？’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已经支持乌克兰，支持民主，支持所有类似的东西。”

他的行动主义同样源于被霸凌的经验，来自一种“反对系统的愿望”。结束九年级的课程之后，他开始学习广告，用他的话说，大学中的政治宣传也就“不比苏联时候更差”。他说：“我一直跟生命安全课的老师争论，克里米亚实际上不是我们的，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有嘲笑和侮辱，类似于‘你怎么不支持LGBT群体呢？’”

他说：“我们的人民，我们的社会，是非常消极的。我认为，我们有很多人并不想要有任何改变，要么他们没有被人锤过，要么在他们身边一切都还照旧，所以就有一种想象中的稳定。”

因为自己的这种观点，Alexander也与父母爆发了激烈争执——他们持亲政府立场，关于政治的对话就变成了“彻底的噩梦”。他必须对父母隐瞒自己参与抗议活动的事情，但在Zara，在“特别军事行动”开始以后，这甚至是非正式地被鼓励的。

“从第一天（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）开始，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出去，把人们带出去。有一天我在Zara轮班，就很开心听到上司告诉我：‘你听说了吗？大家会在5时去大高尔基百货。’我当时的反应就是‘好极了’，我们有一间分店距离大高尔基百货只有2分钟的路程。”







24岁Zara销售员Alexander。图：ROMB Media

除了同温层群体，Alexander还失去了他习惯了的品牌：“作为消费者，我喜欢Zara，所以我才想要在那儿工作。我到Zara工作不是因为我想要站在收银台后面卖东西，而是因为我喜欢这个牌子。”

最近，Zara的雇员们降薪幅度几乎达到50%——Alexander两个月里只收到三万多卢布，而不是原本的五万卢布。下一次发薪日是十月底，他说，他不知道要如何撑到那个时候，并且已经进入了财政紧缩模式：“我的就业档案（编注：俄罗斯专门提供给雇主的证件，职工入职留下离职带走，每个人只有一本，记录工作经历）还在Zara，我的那份是纸质的，不是电子版，正式地说我不能再去其他地方找工作，我现在在削减一切开支。最近几天我就只是在家里坐着，因为我甚至没有去哪儿逛逛的钱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试图存下一些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

据媒体报道，Zara计划于2022年夏天在俄罗斯重开部分门市。据《消息报》（Izvestia），Inditex的回归将会延迟——它已经将商场的租约延长至2022年底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延长至2023年3月1日。同一时间，俄罗斯也开始以平行进口的方式输入Zara的货品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（Krasnoyarsk）的商人Alexander Gorbunov宣布开设商店Panika，商店会出售从哈萨克零售商购入的商品。Gorbunov表示，在Panika，人们可以用比原价贵200-300卢布的价钱购买到Zara和Zara Home最新系列的商品。

## Nikolai，38岁，Hyundai WIA的机床操作员

他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俄罗斯汽车生产的知识——在“现金独裁”下，一切都与进口挂勾，没有人对这么大规模的生产感兴趣，因为生产更多意味着要降低生产成本。

38岁的Nikolai是受过培训的机械工程技术专家。他曾担任过地铁机械师、清洁车驾驶员，然后接受训练成为数控（CNC）加工技术员——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数值控制。那之后，他在Hyundai WIA（现代威亚）负责生产引擎的工厂工作。从2022年3月开始，Hyundai WIA就一直处于停工状态。

“我曾是Hyundai的一名机床操作员，制造曲轴。加工金属时，我装载工件并确保它们被加工。在那儿，操作员要管的事情被降到了最少，是自动化工业。我每天加工400个零件，一个班次8小时。”Nikolai说，“而在比如我曾经实习过的基洛夫工厂（编：目前叫做“圣彼得堡拖拉机厂”，是基洛夫工厂集团的一部分），在那里生产拖拉机，一切都是手工的。”

“你拿着一块原料，设置好机床，还要检查一下，以确保切割器没有坏，否则你得到的就是一片皱巴巴的铝箔，而不是元件。就在你照看所有这些的时候，工头会跑过来，‘零件图在哪儿？零件图在哪儿？’12个小时里，我们才完成25-30个零件加工。12小时夜班，简直离谱到让人想死。很不容易，都是手工业生产，没有自动化。”

Nikolai说，Hyundai工厂里有机械、技术和资金，而在俄罗斯工厂里，有的则是金属、建筑和工人。俄罗斯有各种工业，但是“财主们真的想要投入吗？”没有人需要自动化——生产流水线很贵，学会让它们运转既需要很久时间，又是个复杂的过程，而它们需要好几年才能回本。在俄罗斯，人们不习惯等太久。

包括Hyundai、Genesis和Kia在内的现代汽车集团占据了27.2%的俄罗斯汽车市场。现代汽车集团的生产量处于领先地位，仅次于AvtoVAZ——2020年，俄罗斯每5辆汽车就有1辆是由俄罗斯城市陶里亚蒂的AvtoVAZ工厂生产，而每7辆汽车中就有1辆是由现代汽车的工厂生产。2021年9月，一间拥有500名员工的Hyundai WIA工厂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开业，负责为现代汽车制造引擎。普京称它“对加强整个俄罗斯西北联邦地区经济有显著的贡献”。因为新工厂的生产能力，Hyundai Creta跨界休旅车成为该公司在俄罗斯本土化程度最高的车型——据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门的计算，本土化程度获了2100分，分数越高、国产零部件越多，譬如销量最高的汽车the Lada Vesta为3200分。







38岁Hyundai WIA的机床操作员Nikolai。图：ROMB

“流水线就是一块区域，一个场地，一组设备。可以把这个场地租出去，然后不对任何东西负责任——既不为生产负责，也不对人负责。上帝保佑，如果有人伤了手指，就要写下来。招一堆外地人——不满意吗，那好吧，你走吧。”Nikolai解释说，“这些成本极其低廉的雇农的产出是很可观的，至于他们在那儿干了多少活，这不重要。”

Nikolai相信，苏联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，也公平得多：工人可以得到一间免费的公寓、可以去克里米亚或索契的疗养院度假、孩子会被安排上幼儿园或上学。他的岳母住在工厂给她祖母的“Stalinka”住宅里——不像他的公寓，“Stalinka”的房间很大，你“必须跳起才能碰到天花板”。

他的父母在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国营农场工作：他的母亲是牛只繁殖工人，而他的父亲是污水处理工人。国营农场分了土地给他们——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建谷仓，有点像“dacha”（编按：具俄罗斯建筑特色的乡间小屋，在当地相当普遍），他们会在地窖里储存过冬用的马铃薯。

现在，他们不得不把它们全部拆除——几年前，他们决定在这片土地上建房子，但他们没有任何关于这片土地的文件。Nikolai唯有把剩下的建筑材料寄给了他在克拉斯诺达尔的妹妹：她有一间房屋，很长时间以来，她都想要在自己的院子里建一个夏季厨房，但一直没有钱去建。

他说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工会拥有权力和金钱，工人们会决定谁将领导他们，解雇任何人都是可以的，甚至可以解雇党的总书记：“工人们（可以）聚拢到一起炒掉（总书记），但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按照他的说法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国家，选举也是资产阶级式的，“谁的钱多谁就赢，而工人们就‘只足够生存’。”

Nikolai是一家跨领域工会“Workers’ Association”的成员。他说，他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俄罗斯汽车生产的知识——在“现金独裁”下，一切都与进口挂勾，没有人对这么大规模的生产感兴趣，因为生产更多意



味著要降低生产成本。这是来自属于“资产阶级”的Henry Ford 所说的，Nikolai喜欢他的立场，因为福特汽车的工人买得起他们生产的汽车，但俄罗斯的工人甚至连一辆Lada都买不起——因为价格在上涨，而且工厂也在裁员。

Lada Vesta 在2021年的售价比主要竞争对手Hyundai Solaris还要高出8000卢布。2022年1月，随着新车的销量下降，Avtovaz的市占率跌破至20%以下——没有足够的进口零件来生产新车。即使在特别军事行动前的2021年8月，由于Bosch电子零件的供应中断，Avtovaz位于陶里亚蒂的工厂也曾停工，三条生产线全部停止运作。



2022年6月1日，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郊，多辆Hyundai汽车停泊在海关码头。摄：Anton Vaganov/Reuters/达志影像

俄罗斯制造的零件和原材料也存在问题。根据LADA的官方网站，一辆小型汽车的生产中，AvtoVAZ负责25%的生产物料，而剩下的75%则是交由第三方供应商负责（之前的比例是45%到55%）。因为俄罗斯国内的金属价格上涨，进口也“不现实”，2022年第一季度汽车的成本上涨了1%，令市场严重放缓。7月底，Avtovaz的采购部副总裁预测工厂将会裁员，而在8月，Avtovaz位于伊热夫斯克的工厂向工人提供了辞职选择，工人选择辞职就可以拿到“5个月的正常工资或12个月的最低工资”。

在Hyundai，Nikolai也拿到了“停工工资”——只有3万卢布，而不是特别军事行动前的5万卢布。他表示，

到目前为止，工厂还没有条件可以结束停工，相反，负责生产空调和汽车座椅的组装工人正开始裁员，这是一个警号。

Nikolai并没有兼职，他在一家名为“1C”的后勤和服务公司学习做后勤工作：“我甚么都不懂，但我正在学习。很多公司正在离开这个国家，它们很多已经和1C签了合同，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，我还在尝试进入这个领域。”

“同样是资本主义态度——你甚么都不懂，我们也会给你一分钱，因为我们有民主。”Nikolai的妻子在休产假期间也有做兼职，他们现在有一个6个月大的女儿。如果Hyundai最后决定关闭及不再支付薪金，Nikolai并没有一个后备计划去应对。

3月1日，有媒体报导，Hyundai位于圣彼得堡的工厂已经停止运作4天。4月下旬，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部长 Denis Manturov表示：“Hyundai在圣彼得堡仍在生产一定的数量”。但是，Hyundai否认了这个说法。

撤出和暂停在俄罗斯业务的公司一直不断地增加。3月初，俄罗斯超过伊朗、叙利亚和朝鲜，成为全球被制裁得最多的国家，俄罗斯展处于一个“金融核战争”状态。

“制裁相当于所有我们政府不想做的事情的总和。在特别军事行动的前几年已经有类似的问题，他们（制裁俄罗斯的国家）已经在逼迫我们的政府做某些事，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把天然气卖得更便宜，或者是石油。”Nikolai说，“我不支持政府，我也不支持特别军事行动。但我也没有参加抗议活动，因为我不信任抗议活动的组织者。那些组织者有在工厂工作吗？如果他们听听工人的话，情况就会好得多。”